



第三期

明史研究專刊

明史研究小組印行

# 明史研究專刊（第三期）目錄

論 著

明代僧家、文人對茶推廣之貢獻	吳智和	一
「土木之變」後明朝與瓦剌之交涉——英宗回鑾前之秘辛	吳智和	七五
明代之尙寶司與尙寶監	方弘仁	一〇一
讀明史「閣黨」傳——明史體例研究之一	陳文豪	一三七
方孝孺的法律思想	陳進傳	一五一
明鄭臺灣之眞武崇祀	蔡相輝	一七一

評 介

明初兩京制度（美·范德著）	朱鴻	一八三
鄭成功全傳（陳三井總纂）	卓克華	一九九
史可法先生年譜（史元慶著）	周家安	二〇五
從陸象山到劉戡山（牟宗三著）	徐惠隆	二〇九
陳淳研究（陳葆真著）	吳智和	二二五
趙左研究（朱惠良著）	吳智和	二三一
金瓶梅探原（魏子雲著）	程榕寧、王集叢、馬幼垣	二三八

論著簡介

美國「明史研究」第九期	一五二
-------------	-----

目 錄

日本「明代史研究」第七號	二五四
袁中郎學記(韋仲公著)	二五五
石濤——磊阿不羣的清初畫僧(戴海鷹著)	二五六
明清史(姜公韜著)	二五八
臺灣先賢先烈專輯(五)——沈有容傳(鄭喜夫編著)	二五九
臺灣早期歷史研究(曹永和著)	二六〇
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(七)(錢穆著)	二六一
中國歷史圖說(十)明代(梁嘉彬編著)	二六二
全明雜劇提要(陳萬甯著)	二六四
北平圖集(朱傳譽編)	二六五
明雜劇概論(曾永義著)	二六七
王陽明入聖的工夫(朱秉義著)	二六八
徐渭研究(張孝裕著)	二六九
歸震川評傳(呂新昌著)	二七〇

## 附 錄

明史研究碩士論文提要	二七二
學人與明史研究	二八二
明史學界動態	二八九
明史研究專著、論文分類索引——民國六十八(一九七九)年一月至十二月	二九七
吳智和	二九七

# Journal of Ming Studies

NO.3

September, 1980

## CONTENTS

### ARTICLES

- The Monks, literary Men and Tea-drinking Habit  
in Ming Dynasty ..... Wu, Chih-ho..... 1
- The Negotiations between Ming Court and Oirat-  
Mongol since Tu-Mu Incident-An Inside Story of the  
Return of the Ransomed Emperor Ying-Tsung Wu, Chih-ho ..... 75
- The Imperial Seal Minister (Shan-pao ssu) and the  
Inner Seal Keeper (Shan-pao chien) .....Fang, Hung-jen..... 101
- On "Biographies of Eunuch Clang", Case Study  
of the Format of Standard History of  
Ming Dynasty..... Ch'en, Wen-hao..... 137
- The Legal Thought of Fang Hsiao-ju ..... Ch'en, Chin-ch'uan..... 151
- The Worship of Chen-Wu (Ta-ti) in Taiwan during  
the Reign of Koxinga..... Tsai, Hsiang-hui ..... 171

### REVIEW ARTICLES

- Early Ming Government: The Evolution of Dual Capitals  
by Edward L. Farmer..... Chu, Hung..... 183
- The Complete Biography of Koxinga  
Comp. by Ch'en San-ching.....Tso, Ke-hua..... 199
- The Chronological Biography of Shih Ko-fa  
by Shih Yuan-ch'ing.....Chow, Chia-an..... 205
- From Lu Hsiang-shan to Liu Chi-shan  
by Mo Tsung-san .....Hsu, Hui-lung..... 209
- Study on Ch'en Chun  
by Ch'en Pao chen.....Wu, Chih-ho..... 225
- Study on Chao Chou  
by Chu Hui-liang..... Wu, Chih-ho..... 231
- Investigation on Chin P'ing Mei  
by Wei Tsu-yun ..... Wang, Chi-ts'ung etc..... 238

### REPORT ON BOOKS & MONOGRAPHS..... 252

### APPENDIXES

- M. A. Thesis Abstracts of Ming Studies..... 272
- Scholars and Ming Studies ..... 282
- Academic Activities ..... 289
- Classified Index to the Monographs and Essays Concerning  
Ming Studies in Chinese (Jan. 1979-Dec. 1979).....Wu, Chih-ho ..... 297

Published by Wu, Chih-ho

Hwa Kang, Yang Ming Shan, Taipei

Republic of China

# 明代僧家、文人對茶推廣之貢獻

吳智和

## 一、引 言

我國自瞭解茶的妙用以來，要一直到唐代陸羽，將一生對茶的認識撰成「茶經」傳布於世之後，社會各階層才逐漸將茶視為日常的飲料；下逮宋代，飲茶之風尤其盛行，皇室更將各地名茶列入貢品，上有所好，下必甚焉。自命為儒雅蘊藉的文士，莫不嗜此「嘉禾」，無形中將茶提昇至更高之境界；且成為實際生活中的一環，圓融生趣。1 歷元以迄明，又因品茶之法改變，芽茶取代原有固形茶（如龍鳳團），烹點由滾煮改良為沖泡，不但因而盡茶之真味，而且使用方法日趨簡易。大江南北茶棧林立，祇要有歇腳之處就有茶點可食；揚州、南京、蘇州等大都會之商人以鬻茶致富者甚夥。而名山名寺茶竈、茶寮所在皆是，名流多藉之為講學、讀書、遊憩之所，以是因飲茶而漸至形成茶藝之講求。

東瀛對於各種事物向喜以「道」稱之，如：「茶道」、「花道」、「書道」、下及「柔道」、「劍道」等，彼邦視此「道」似近乎一種宗教性之虔誠，因拘泥於外在形式，使人總有役於物之憾。國人向來不輕言「道」，認為那是一種至為崇高的義理，茶是飯後餘事，謂之藝術猶可，若謂之「道」則遠矣。也因為這個道理國人對於事務處理的態度比較為「豁達大度」；對於茶事

，能將之融化爲人生精神文化之一部份，有形而上之圓融生趣，而無形而下之局限澀隘。換言之，國人對茶已視爲一種動態自然的「藝術」，由以下舉例，可以證明。明人謝肇淛云：「竹樓數間，負山臨水；疎松脩竹，詰屈委蛇；怪石落落，不拘位置；藏書萬卷其中，長几軟榻，一香一茗，同心良友，閒日過從，坐臥笑談，隨意所適，不營衣食，不問米鹽，不敝寒暄，不言朝市，丘壑涯分，於斯極矣。」<sup>2</sup>謝氏之安排生活，既典雅又不失之澀隘，並將品茶與日常生活銜接在一起。李日華亦云：「潔一室橫榻陳几其中，爐香茗甌，蕭然不雜他物，但獨坐癡想，自然有清靈之氣來集我身，清靈之氣集，則世界惡濁之氣，亦從此中漸漸消去。」<sup>3</sup>李氏藉茶之清淡高雅，驅逐煩雜之念，取得心境的寧靜。另閔元衡，更能在烹點中攝取幽趣，正表示國人對茶藝的態度，據其自云：「良宵燕坐，篝燈煮茗，萬籟俱寂，疏鐘時聞，當此情景，對簡編而忘疲，徹衾枕而不御，一樂也。」<sup>4</sup>古人有秉燭夜遊，珍惜良宵之雅興，閔氏煮茗讀書達旦，用意也以此。

至於如徐渤所云：「友人羅高君曰：『山堂夜坐汲泉煮茗，至水火相戰，聽松濤傾瀉入杯，雲光激灑，此時幽趣，未易與俗人言。』」<sup>5</sup>已將茶藝提昇至更高的境界，明代茶藝中人皆有此襟懷，如茶牋作者屠隆曾云：「竹風一陣，飄颺茶竈；疎烟梅月，半彎掩映。書窗殘雪，眞使人心骨俱冷，體氣欲仙。」<sup>6</sup>任環亦云：「掃雪撼庭梅，烹茶折檻梅；清生腋底風，香潤林間屋。」<sup>7</sup>以上三人可稱得上品茗中人的典型人物。古人將掃室、焚香、讀史、滌硯、觀畫、鼓琴、移榻、養花、酌酒、烹茗等日常生活向視之爲詩情畫意，在不拘限形式下賦以生趣，也惟有如此人

生精神境界才能昇華。高濂在「掃雪烹茶玩畫」中云：「茶以雪烹，味更清冽，所爲半天河水也。不受塵垢，幽人嚙此，足以破寒。時乎南窗日暖，喜無密發惱人，靜展古人畫軸，如風雪人、江天雪棹、山雪竹、關山雪運等圖，即假對真，以觀古人模擬筆趣，要知實景盡圖，俱屬造化機局，即我把圖，是人玩景，對景觀我，謂非我在景中。千古塵緣，孰爲真假，當就圖書中了悟。」

8 將掃除之積雪用來烹茶與欣賞古畫結合爲一體，正足以說明國人對茶事的態度。

甚至於有人將品茶置於人生中最緊要的事，嗜茶成癖有如謝肇淛所云：「人生飯糲糲，衣氈毳，皆可耐；惟無水烹茶，殊不可耐。無山水即江水，無雨水即河水，但不苦鹹，即不失正味矣。」<sup>9</sup>也因爲對茶情有所獨鍾，至以茗若比佳人，與西湖比西子爲天生之對爲譬。古人有酒德頌，使酒擅千古美名，至明代有好事者成「茶德頌」一篇，<sup>10</sup>與酒相抗衡。酒在茶之先，取得國人的生活歷史中的地位；茶雖晚起，却能和酒在各階層中匹敵。尤其在文士階層，茶、酒被認爲是文思的泉源；而茶淡味甘，提神醒腦，且不及於醉，於人於事，兩全其美，是故茶趣又在酒趣之上。

董其昌在「茶董題詞」中云：「荀子曰：『其爲人也多暇，其出入也不遠矣。』陶通明曰：『不爲無益之事，何以悅有涯之生。』余謂：『茗椀之事，足當之。蓋幽人高士蟬蛻勢利，藉以耗壯心而送日月。水源之輕重，辨若淄澆；火候之文武，調若丹鼎；非枕漱之侶不親，非文字之飲不比者也。』」<sup>11</sup>將茶藝之所以能在文士、幽人心目中，明燈不滅的道理，解說得很透澈。



張大復有「茶說」一文，隱涵哲理，與董文相映成趣，中云：「天下之性，未有淫於茶者也，雖然未有貞於茶也。水泉之味，華香之質，酒甌米檜，油盎醯醬之屬，茶入之輒肖其物。（中略）蓋天下之大淫，而大貞出焉。世人品茶而不味其性，愛山水而不會其情，讀書而不得其意，學佛而不破其宗，好色而不飲其韻，甚矣，夫世人之不善淫也。願遂之怪茶味之不全，爲作茶說，就月而書之。」<sup>12</sup>此理屠本峻也曾提及：「茶性淫，易於染著，無論腥穢，及有氣息之物不宜近，即名香亦不宜近。」<sup>13</sup>祇是屠不及張，能就哲學義理推論而廣大之。

襲之喜品茶者，大都擅於選擇幽靜高雅之所，約好友三二人，求其無拘無束，放懷烹點，間得山水、書畫、談禪、詠詩的助興，惟其如此，一日之排遣方得以圓融無間。如明末陳子壯之「屏居無事，挈雙僮携一小榼、一琴、一篇、一茶鐘，汎小舫於芙蓉洲畔。」<sup>14</sup>才是真正屬於中國人悠游於茶藝之生活，也由此可以瞭解到，國人擅長於將物質生活轉換昇爲精神生活的一個顯例。然此一雅緻風尚，自唐一脈相傳以來，至咖啡引進之後，在商倫大事推展與世俗喜新厭舊之風氣相攝相成下，大有後來居上之勢。環見五、六十年代本省各縣市咖啡廳充斥，傳統茶館難覓；雖然臺茶外銷前景漸形看好，無奈「國飲」猶不甚普及。直至最近，經政府大力提倡，有心人士亦以此呼籲，且有「茶藝協會」之組織成立，坊間談茶之書，報章論茶之文，如「味茶小集」等都贊襄此舉，而一種革新式的茶館也陸續以嶄新面目出現。凡此都是可喜可賀的轉機，與西式咖啡廳一較長短，此其時矣，相信爾後國飲之風尚很快會回復往昔盛況。援就平日收集有關明代茶

事資料，草擬此文，以見明人有功於傳統文化之一斑。至於宏揚「國粹」，提倡「茶藝」的風氣，凡是國人皆有責焉。

## 二、僧家與茶藝

明代名士陸樹聲嘗言：「煎茶非漫浪，要須人品與茶相得，故其法往往傳於高流隱逸，有烟霞石磊塊胸次者。」<sup>15</sup>說明明代人已經將茶藝提昇至一個至高的境界，並且將「茶侶」的界線劃分出來，祇有「翰卿墨客、縉流羽士、逸老散人，或軒冕之徒。」<sup>16</sup>列名其中，而所謂「縉流羽士」即指寺廟中之和尚與道觀中之道士；一般來講僧家飲茶之風較道士來得興盛，此或由於明代人多信仰佛教之故，而明人載籍中也可以印證出確係有此傾向。明代僧家一般來講多精解茶藝，而很多名茶都是由僧家烘焙而名傳遐邇。出家人日常生活情形，可以從以下一段對話中看出：「僧問如寶禪師曰：『如何是和尚家風？』師曰：『飯後三碗茶。』僧問谷泉禪師曰：『未審客來如何祇待？』師曰：『雲門胡餅趙州茶。』」<sup>17</sup>出家人認為飯後飲茶最是淡而有味，且合乎出家修行清苦之訓；客來為不失禮，以茶、餅奉待，算是清貧自甘者最具誠意的待客之道。自命為風雅的人士，多喜品味僧寺所產之茶。蓋僧家植茶而又擅長焙製，而產名茶之區又多名泉，僧又好客，如明詩所載：「虎丘寺外野僧家，客子過時請喫茶。」<sup>18</sup>虎丘山寺不但產虎丘名茶，山又

有虎跑泉、劍池、陸羽石井三大名泉，而當代高僧駐錫於此者甚夥，是故名士多集於山寺。王弇州曾云：「金陵一地多古刹，其地又多據山水之勝，然往往爲聲酒所污，余甚厭之。凡三過瓦官寺，寺僧獨具茗，以嘉蔬起麪餅供，余輒欣然爲飽。」<sup>19</sup>認爲山寺爲清靜幽雅之所，不宜以腥臊之物污染；江南名山大寺，就祇因遊者日至，而破壞原有之幽靜，倒反不如沉寂之荒山殘寺具辦茶甌來得適宜。時人云：「飲茶宜涼臺、靜室、明牕、曲几、僧寮、道院、松風、竹月、晏坐、行吟、清談、把卷。」原意就在先求得「靜」，然後再求「適」、「潔」，而僧寮道院若非人爲之破壞，一般來講類皆清幽可過。

陸容在「送茶僧」詩中云：「江南風致說僧家，石上清香竹裏茶；法藏名僧知更好，香烟茶暈滿袈裟。」<sup>20</sup>如此淡雅生活，才真正屬於和尚家風。明代畫壇巨擘沈周云：「吳僧大機，所居古屋三、四間，潔淨不容唾，善滄茗。有古井清冽爲稱，客至出一甌爲供飲之，有滌腸滌胃之爽。先公與交甚久，亦嗜茶，每入城必至其所。」<sup>21</sup>蘇州爲明代富庶之區，名山寺院叢聚其間，人文薈萃，文風鼎盛。沈周名震當代，既嗜茶又解茶藝，故盛推僧大機其人其事。沈之祖父嗜茶實受大機的影響，而沈周實承受其家風；僧家精解茶藝而其影響世風，大類如此。再舉一例，終南僧明亮，從天池山雲遊而來，餉名士陸樹聲天池茶，並且傳授烹點方法，其法載據：「大率先火候，其次候湯，所謂蟹眼目，參沸沫沉浮，以驗生熟者，法皆同，而僧所烹點，絕味清乳面不夥，是具入清淨味中三昧者。要之此一昧，非眠雲跂石人未易領略。」<sup>22</sup>他如三茶和尚，不知何許

人，以嗜茶得名，萬曆間流寓鉛山之旁羅，行迹古怪，可稱爲一奇人。<sup>23</sup> 同樣道家者流，也有嗜此嘉禾，如徐道人，「居廬山之天池寺，不食者九年矣。畜一墨羽鶴，嘗採山中新茗，令鶴銜松枝烹之，遇道流輒相與飲幾碗。」<sup>24</sup> 天池寺以產天池茶出名。道士不但嗜茶，且有精於茶藝，如雲泉道人從平日品茶中悟出茶理來，認爲茶有肥瘦之別：「凡茶肥者甘，甘則不香；茶瘦者苦，苦則香。」<sup>25</sup> 且頗爲得意此見解爲茶經、茶訣、茶品、茶譜所未發。

歷來諺語有「天下名山寺佔多」之說，尤其江南一帶多名寺古刹，佳茗往往出其間，是故多備有品茶之場所，接待四方遊客。<sup>26</sup> 雖有名茶，還需配合名水，也惟有如此才能盡茶之真味；而水品中以泉水爲最上，泉水中又以山泉爲最佳，相水之法有所謂：「山厚者泉厚，山奇者泉奇，山清者泉清，山幽者泉幽，皆佳品也。」<sup>27</sup> 山寺有上述優越的條件，一般茶客不辭路遙，迢迢而至，實有其嚮往的道理在。公安派名士袁中郎（宏道）有一篇遊龍井記，可代表文人對此之看法：「龍井泉既甘澄，石復秀潤，流淙從石澗中出，泠泠可愛；入僧房，爽塏可棲，余嘗與石簣、道元子公，汲泉烹茶于此。」<sup>28</sup>

僧家日常功夫在於「靜」、「趣」上，所謂「萬物靜觀皆自得」自得者即是天趣。如詩所云：「洗鉢脩齋煮茗芽，道心涵泳靜塵砂；聞來禮佛無餘供，汲取殘餅浸野花。」<sup>29</sup> 是一個典型出家修行的範例。固然出家修行的人最能耐苦寂，如下所云一般：「孤燈寂寂夜堂深，寒雨瀟瀟響竹林；大底浮生只如此，不須哀怨動悲音。」<sup>30</sup> 但在寂中能憐取一點「生趣」、「天趣」，對於

終身事佛，了斷一切塵念，最有裨益。僧德祥在「題書經室」中云：「池邊木筆花新吐，牕外芭蕉葉未齊；正是欲書三五偈，煮茶香過竹林西。」<sup>31</sup>以及明人詩作中所記載的：「老僧行脚徧天涯，手卷携看坐落花；共話雲山過亭午，竹爐幾沸雨前茶。」<sup>32</sup>不管是僧家自己寫詩自剖，或文士寫詩描述僧家行徑，德祥等二僧可謂得道人矣。另董其昌在「贈煎茶僧」中云：「怪石與枯槎，相將度年華；鳳團雖貯好，只喫趙州茶。」<sup>33</sup>僧家要渡過此浮生，除禮經唸佛外，若不解生趣如茶藝一端，則不復知有人生之樂，孤燈梵音之餘，坐守漫漫的長夜，誠如佛說：人生是苦海。是以明代江南名士莫是龍詩中所云：「有約坐殘夜，幽庭深落花。客來多叩月，人語忽驚鴉。倚杖唸秋色，更衣怯露華。老僧情不淺，相見具杯茶。」<sup>34</sup>以及胡奎在「寄樞上人」詩中所云：「上人年少解言詩，應是前身本姓支。多病養成丘壑志，學書臨得廟堂碑。蘿窓騎鶴雲封屋，繭紙重重墨滿池。想得山中三日雨，煮茶煙起落花時。」<sup>35</sup>僧家因不與外事，一片清淨善心，山中又空曠沉寂，晴時滿山欲翠，雨時霧薄林間；四季的變遷，心情隨之轉移，處此境地或坐或息，道行深厚者如上引二僧，在長時期之間涵育出超凡的生趣，對於時尚品飲茗茶自然能有精到的體認。由於如此清閑寡慾，一般得道僧家也都是當代品茶行家；僧家因戎殺生而遠離腥穢，對於日常蔬食而養成在嗅覺上至為敏感的功能，以故草中至靈的茶葉所含有的甘香，僧家多能隨着各種茗茶產地的不同而辨別出優劣，這不是世俗文士品茗所能望其項背。

名山大刹多有叢林制度的建立，因而內部分工很細密，由植茶一端可以作為說明。寺院經濟

來源衆多，而副業是維持生活中重要的一環，因茶葉之利溥，而種植者多，是維持僧衆日常開支的利源。而由植茶以至製茶，其中過程自然視茶產的多寡，而需要調度僧衆加入生產，是故僧衆中有專事植茶、採茶、煎茶之職務，在日積月累的茶經驗中，養成頗爲高深的茶藝。明代很多享譽當代的名茶，多係由僧家精焙出來，如松蘿茶是由蘇州虎丘山僧大方雲遊至徽郡松蘿山，採附近諸山之茶葉，用製虎丘茶方法烘焙，而名震當代，歷久不衰。甚至於福建也禮致黃山僧以松蘿法製建茶，有所謂：「武夷松蘿」之目。他如天池茶也因天池寺僧採製而聞名。至於虎丘茶在有明一代如日中天，更不必俱論。由名茶產地大部份集中在山寺，可以印證茶與僧家的密切關係；再經由好事的文人與僧家交遊，盡傳其學而推廣於世，凡此皆足以推斷僧家茶藝之精到無比。

### 三、文人與茶藝

文人多喜以風雅相尚，社會的風氣也常隨同文人之嗜好而轉移。自唐、宋以來品茶之風素盛，文人在各階層中恒起領導的作用，下迄明代，有日漸轉熾的趨向。有明一代重科舉，尤其自中葉以後文人出仕多由此一途，無論在朝在野的文人，其社會地位皆相當崇高；因而文人爲表現其超凡於一般階層，常藉結社、讀書會、講學等團體活動來從事於作詩詠物、品茶論道、趺坐談禪、嘯傲山林等相眩。所謂：「閑情清曠，未解習鍛之機；野性蕭疎，耻作投梭之達。」以及「士君子之偶聚也，不言身心性命，則言天下國家；不言物理人情，則言風俗世道；不規目前之失，

則問平生德業。傍花隨柳之間，吟風弄月之際，都無鄙俗媒嬾之談。謂此心不可一時流於邪僻，此身不可一日令之偷惰也。若一相逢不是褻狎，便是亂講，此與僕隸下人何異，只多了這衣冠耳。」<sup>36</sup>皆是士人奉爲修身處世的主臬，而多藉一般認爲高雅幽趣的事諸如品茶來助興。此固因一方面茶飲爲日常中不可或缺，送日閒情都需藉此淡而有味的茶飲遣懷；另一方面在此慢品緩嗜的興緻中來提昇精神生活。也惟有如此才合於文士的身份。徐禎卿云：「靜院涼生冷燭花，風吹翠竹月光華；閒來無伴傾雲液，銅葉閒嘗紫筍茶。」<sup>37</sup>屠隆云：「茶熟香清，有客到門可喜。鳥啼花落，無人亦是悠然。」<sup>38</sup>代表文士獨處的生活樂趣，類似藉茶而作的明詩尚多，以下將提及，茲不一一舉證。至於文人彼此之間的交遊，也多以品茶作爲聯絡情感之媒介，如領導轉移明代文風的公安派名士袁宏道就一向主張：「茗賞者上也，譚賞者次也，酒賞者下也。」<sup>39</sup>袁曾表白：「余不嗜酒而有茶癖，居江鄉日與泥汁滲潢爲偶。吏吳以來，每好事者設茶供，未嘗不自笑，然務煩心懶，十未得一。及居錫城，往來惠山始得專力於此。一日携天池鬥品，偕數子汲泉試茶。一人突問曰：公今解官亦有何願。余曰：『願得惠山爲湯沐，益以顧渚、天池、虎丘、羅芥、如陸祭諸公者供事其中，余得披緇老焉，勝於酒泉醉鄉遠矣。』」<sup>40</sup>袁在當代頗負盛名，廣交遊擅名場，可代表文士處世的生活樂趣。由獨居至交接人物，品茶的氣氛也有所不同，都是經文人在茶藝中體認出來，云：「飲茶以客少爲貴，衆則喧，喧則雅趣乏矣。獨啜曰幽，二客曰勝，三四曰趣，五六曰汎，七八曰施。」<sup>41</sup>固然品茶不宜多人，但在人情上無法拒客之下，不論在衆坐無語，

或口角相折之時，主人往往可用「請喫茶」來打破沉寂，化解爭紛，緩合情緒，客人心有不快也不可能藉口「醉茗」任性無禮，品茶之微義就在於此。

蘇州一地，在明代文風至爲鼎盛，論人物縉紳首吳匏翁（寬），白衣數沈石田（周）。兩人不但交最契，同樣有茶癖，常相借至虎丘山採茶煎焙，成茶詩無數。後匏翁雖官至北京禮部尚書，公務之暇茶癖不減，常在官邸後園召友品飲賦詩。其文集中有首「愛茶歌」盛讚友人嗜此道，同時將自己嗜茶之情懷烘托出來，詩云：「湯翁愛茶如愛酒，不數三升並五斗；先春堂開無長物，只將茶竈連茶臼。堂中無事長煮茶，終日茶杯不離口；當筵待立惟茶童，入門來謁惟茶友。謝茶有詩學盧仝，煎茶有賦擬黃九；茶經續編不借人，茶譜補遺將脫手。平日種茶不辦租，山下茶園知幾畝；世人可向茶鄉游，此中亦有無何有。」<sup>42</sup>湯翁有茶園，自焙茶、烹茶、著茶書以至交茶友，所接觸無非與茶事有關，其人茶藝之精到無比可以會推而知。沈石田一生以清貧自甘，迹不入城市，有一篇「書芥茶別論後」與「愛茶歌」前後相映成趣，云：「自古名山留以待羈人遷客，而茶以資高士。蓋造物有深意，而周慶叔者爲芥茶別論，以行之天下，慶叔隱居長興，所至載茶具，邀余素鷗黃葉間，共相欣賞，恨鴻漸、君謨不見慶叔耳，爲之覆茶三嘆。」<sup>43</sup>「芥茶別論」有存自然原書今不傳，<sup>44</sup>而石田盛推其人，慶叔人品之清高，可以稱得茶藝中至人。明末名士張岱，多才多藝，尤其是個中老手，不但能焙出「蘭雪茶」，而且與當代「閔老子茶」創製人閔汶水在南京桃葉渡比論茶藝，使閔老讚嘆：「予年七十，精賞鑒者無客比。」<sup>45</sup>遂一夕之間定



忘年交，張岱之風采不難想見。他如婁江逸人七十四老人朱汝奎，據載云：「汝圭之嗜茶自幼，如世人之結齋於胎，年十四入（羅）亦，迄今春夏不滷者百二十番，奪食色以好之。有子孫爲名諸生，老不受其養，謂：『不嗜茶，爲不似阿翁。』每竦骨入山，臥遊虎虺；負籠入肆，嘯傲馭香，晨夕滌甕，洗葉啜弄，無休指爪齒頰。與語言，激揚讚頌之津津，恒有喜神妙氣，與茶相養，眞奇癖也。」<sup>46</sup>朱汝奎精於茶藝，將以茶隱，求人爲記，以「歲歲採渚山青芽作供」答謝，<sup>47</sup>行事多奇特。而南中有名士徐茂吳，性好潔，隱居僻處，有亭榭水竹之盛，善品茶，爲時人所重，其友馮開之云：「同徐茂吳至老龍井買茶，山民十數家各出茶，茂吳以次點試，皆以爲贗，曰：『眞者甘香而不冽，稍冽便爲諸山贗品。』得一二兩，以爲眞物，試之果甘香若蘭，而山人及寺僧反以茂吳爲非。吾亦不能置辨，僞物亂眞如此。茂吳品茶，以虎丘爲第一，常用銀一兩購其斤許，寺僧以茂吳精鑿不敢相欺；他人所得，雖厚價亦贗物也。」<sup>48</sup>在茶水中品嚐茶葉之眞假，若非深涵茶藝，不克至此。另屠兼善其人亦嗜茶，貝瓊在其文集中有一篇「茶屋記」專記其事：「樵李屠生兼善，顏其游息之所曰：『茶屋』。蓋兼善嗜茶，尤善烹茶之法。凡茶之產於名山，若：吳之陽羨、越之日鑄、閩之武夷者，收而貯之屋中。客至輒汲泉烹以奉客，與之劇談終日。」<sup>49</sup>文人好事喜以「茶」字冠爲字號，作爲誌記癖好，如杜濬號茶村，丁敬身號玩茶叟；或作爲齋軒、別墅園居之名，更可瞭解到「茶」在彼等心目中的地位。

文人因嗜茶而解茶藝，由解茶藝而著茶書，有明代茶書著錄者有四十多家，今存不過十來